

戰國策詳註

第三冊

戰國策詳註卷之十

戰國策詳註

卷十三

齊六

■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斲

音提

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

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

平聲下同

舉兵。使昌國君將

去聲下同

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

去聲下同

亡。達子收餘卒復

去聲

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

去聲下同

王奔莒。淖齒數

上聲

之曰。

「夫

平聲

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

去聲下同

血沾衣。王知

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

音策

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

「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

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

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

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漑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

善事之。田單以卽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

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卽位。立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一女汝下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註釋〕

負郭

負背郭居也。

狐咍

齊人。卽狐爰。

正議

猶直言也。

閔王

名地。斬也。

陳舉

田氏之族。

司馬穰苴

田氏。亦

氏族。爲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案穰苴史記作景公時人。與此不合。

燕舉兵

事在周赧王三十一年。

昌國君

燕將樂毅封昌國君。昌國本名昌城。齊邑。故城在今山東淄川縣東北。

向子達子

皆齊臣。莒。見西周圖。時屬齊。

淖齒

楚將。楚使之救齊者。

千乘

齊邑。故城在今山東高苑縣北。

博昌

齊邑。故城在今山東博興縣南。

博

齊二邑名。俱在今山東泰安縣。

太子

名法章。卽襄王。

太史

姓后。名敷。太史官名。

君王后

以其姓后。不可稱后。故曰君王后。

田單

見秦

卽墨

見齊一圖。周赧王三十一年。燕破齊。齊地皆屬燕。卽墨未下。

紿騎劫

史記索隱。騎劫。燕將姓名。胡三省通鑑注。騎劫以能而將騎。乃官稱。非姓也。田單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剽

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如其言。齊人皆怒。單又言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人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後又縱火牛奔燕軍。燕軍大敗。齊人殺騎劫。遽也。

齊王建

齊

王建降秦。齊亡。

王孫賈

閔王家侍者。門閭里。

〔圖〕

燕

平聲。下同。

攻齊

赧王三十一年。

取七十餘城。惟莒卽墨不下。

去聲。下同。

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

騎劫。初燕將

去聲。下同。

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

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入城中遺去燕將

曰「吾聞之知智下者不倍通時而弃棄下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

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

通伸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

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

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

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齊弃南陽斷

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

葦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

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去聲之國被圍於趙壤

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禍多

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葦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

人炊骨士無反北即背字史記作外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通見於天下矣故

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

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去聲

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史記作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

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孤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

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同倣小節者不能行。大威去聲惡小恥者不能立。

榮名。昔管仲射入聲桓公中去聲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

身也。此三行去聲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

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

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去聲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

三戰三北。而喪去聲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陣。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

則不免爲敗軍禽擒下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

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音諸侯。曹

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周釐王元年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

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信通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

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

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倒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註釋

燕攻齊

燕將樂毅以秦趙韓魏之師伐齊入臨淄下齊七十餘城

莒

今山東莒縣

燕將

史失其名案攻齊聊城事在東周君六年

聊城

今山東聊城

城縣

魯連

見齊三

書約之矢

東書於矢也

此其一時也

言死生榮辱尊卑貴賤即在此一時也

南陽

齊邑與前注南陽異孟子謂魯慎子

濟北

史記索隱即聊城地

魏不敢

東面

謂攻齊

橫秦之勢合

齊合秦為橫

齊奔南陽

謂奔楚所攻之泗上也

斷右壤

言斷絕魏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

存濟

北

言右壤斷奔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存濟北也

交退

皆退也

齊無天下之規

規猶謀也天下無謀齊者

共據

謂相持也

不能得

不能

栗腹

栗氏栗氏之後腹燕丞相東周君五年燕王使栗腹約驪於趙反而言

趙可伐

王使腹將而攻部趙使廉頗擊敗之

孫臏

見齊一

吳起

見秦三

資也

矯國

革俗

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革弊俗也

陶衛

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

稱孤寡

人君稱孤寡不穀

倣也

管仲

見秦三

桓公

名小遺

乘也

公子糾

小白庶兄

束縛桎梏

見秦五

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

見秦三

曹沫

見齊三

桓公

魯君

莊公同

劫桓公於壇位之上

齊與魯人會柯既盟於壇上曹沫執七首劫齊桓公桓公乃還魯所侵地

名與天壤相敝

言

與天地

同敵也

與天地

同敵也

與天地

同敵也

與天地

同敵也

與天地

同敵也

與天地

同敵也

與天地

同敵也

戰國策

卷十三

齊六

三

一

戰國策

卷十三

齊六

三

一

戰國策

卷十三

齊六

三

戰國策

卷十三

齊六

三

一

戰國策

卷十三

齊六

三

一

戰國策

卷十三

齊六

三

燕

平聲下同

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城。破燕兵。復齊。

墟。襄王爲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

王立。田單相

去聲

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

寒。欲使後車分之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

去聲下同

之。襄王惡之。曰。『田單

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

呼而問之。曰。『女

同下

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

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

食

去聲

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

去聲

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

乃賜單牛酒。嘉其行。

去聲

後數日。貫珠者復

音現

見

去聲

王曰。『王至朝

音潮

日。宜

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

去聲

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

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註釋

菑水

通作淄水。見齊三

稱

副也。勞

也。收穀之

穀。養也。收

養之也。

貂勃常惡

去聲

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

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勅音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

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

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時攫音公孫子之腓音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

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

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去聲於王曰。「燕平聲之

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去聲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

使去聲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

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返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扶音一人之身。

而牽留萬乘去聲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

無別。入聲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

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

日而王曰。「召相去聲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

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

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上聲首曰。「王惡

平聲下同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

「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

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

父。聲上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始。為入臣之功

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也。且王不能

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

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擒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

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聲去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

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

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

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

邑萬戶。

〔註釋〕

貂勃

齊人

安平君

田單封安平君。故城在今山東臨淄縣東十九里。

跖

古大盜名。

攫

撲取也。

腓

脛之後面。筋肉突出。處曰腓。俗稱腿肚。

楚

王

頃襄王。

將軍

謂淖齒。

據勢

謂據齊勢。

振救

稽首

下拜首至地也。

呂尚

見秦三傳。

以為太公

文王遇呂尚。與語大悅。曰：吾先君望

文王遇呂尚。與語大悅。曰：吾先君望

之曰言太公望管夷吾即管仲仲父見秦先王謂湣王城陽莒亦曰城陽惴惴憂懼也郭外城曰郭后謂君

子臨百姓言捐循百姓如其子也夜邑齊邑名說苑作掖邑今山東掖縣是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去聲下同也」田單曰

「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去聲之燕平聲下同復齊墟攻狄而

不下何也」上上聲車弗謝而去遂攻狄周赧王三十六年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

曰「太冠若箕脩修劍挂音主頤攻狄不能泥讀如下壘枯丘」讀如谿古叶音田單乃懼

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

墨坐而織音置立則丈杖插與鐻同又作甬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去日

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

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

虞娛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音繩之間有生之樂音落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

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一作脩城立於矢石之所乃

援枹音浮鼓之狄人乃下

註釋 狄齊邑春秋時長狄所居故在今山東高苑縣西北魯仲子即魯連齊人脩長也挂支也下壘枯丘謂空守一邱爲壘也說苑作壘

於梧丘 蕢草器也

立則丈插史記田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

尙久也 黨鄉也

聞若言聞如 澠今稱漢漆水在山東臨淄縣西北滙麻大湖

枹擊鼓杖也左傳右援枹而鼓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去聲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同糧於宋宋王

必說通悅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去聲強雖復責

之宋可不償因以為辭而攻之亦可」

註釋

濮上濮水名在今山東濮縣西南

贅子章子並齊將

盼子即田盼

收宋猶與宋親也

責之宋

使宋償還也 不

償宋若不償則藉以為辭而攻之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備夫太史敫音皎女奇法

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去聲食去聲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

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

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

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

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去聲

者遺去聲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智而通解此環不」否君王后以示羣臣

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去聲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

且卒誠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去聲

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去聲齊多受秦

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潮秦不脩修攻戰之備

註釋 遇殺爲淖齒所殺法章即齊襄王庸夫謂受僱於人而任其勞役者也太史名史記作熾秦始皇

名 后勝當即君王后之族

八齊王建入朝平於秦齊王建二十八年雍門司馬前曰「所爲去聲立王者爲社稷

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

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返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如可

以爲謀卽入見去聲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下音扶三晉大夫

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

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

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

舍捨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

齊王內納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

共平聲。松栢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耶下。栢邪。住建共者客邪。』

齊以淖君之亂。讎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有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卽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註釋〕

齊王建

襄王子

三晉

見西

阿鄆

見秦

臨晉之關

即蒲津關。在山西永濟縣西門。鄆見外。黃河西岸。西至陝西朝邑縣。秦

三見秦郢

武關

秦之南關。在今陝西商縣東南。河南浙川縣西。

共

今河南

淖君之亂

謂淖齒之事。五國攻齊。秦爲之主。

齊明

見東

欺也。漢中

見秦

淮泗之間

淮見齊四。泗見秦四。淮泗之間。即東。見西周。

戰國策詳註

卷十四

楚一

子爵羊姓熊繹之所封至武王始大國於丹陽今湖北秭歸縣東南後遷郢今湖北江陵縣北有國八百七十餘年為秦所滅

齊楚構難

去聲

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

去聲

楚謂宋王曰「楚以緩

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

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

去聲

之國常以急求

所欲國必危矣」

註釋

齊急宋

急謂迫之使不得不從一作告急非是

子象

楚人

宋王

名偃

後將常急矣

言楚之攻齊未已弱齊將援以為例也

宋干強楚

干犯也言以助齊犯楚之怒

兩萬乘之國

謂齊楚

五國約秦以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曰」已通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

「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好」

去聲下同

利而惡

去聲下同

難

去聲下同

好利可營

營下同

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

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

一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

音

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

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效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以圖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註釋

五國

楚、韓、魏、燕、趙

昭陽

楚將

楚王

頃襄王橫

輔國

謂相依之國也。左傳：「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營

惑也

註釋

公事

楚臣

公仲

韓相

牛闌之事

案今直隸順義縣有牛闌山，事未詳。

效獻

也

馬陵之難

見齊

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

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

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

之見我而敢不走，」

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

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

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註釋

宣王

名良夫，肅王子

北方

謂北方諸國

昭奚恤

楚相

江一

魏人，仕於楚，一與乙同

長百獸

爲百獸之長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

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

註釋

彭城

春秋戰國屬宋，後屬楚，今江蘇銅山縣

慮

即左傳工人慮事之慮

邯鄲之難

去聲○周顯王十五年

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

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

不知也。夫

秋善

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

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知

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

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

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顯王十六年楚取睢澁之間。

註釋

邯鄲之難

魏圍趙邯鄲邯鄲見秦一

楚王

宣王良夫

景舍

楚人

楚魏共趙

言楚與魏共攻趙

害必深

矣

趙之害必深

深割趙

多割地於趙也

勁

強也

齊秦應楚

應言乘此起兵

睢澁之間

故睢水自河南陳留縣經睢縣甯陵夏邑永城入江蘇銅

山縣，又永城縣東面舊有渙水，一名澁水，今俱非故迹矣。

江尹欲惡

去聲下同

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

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

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

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

扶善

泄吾君臣之交，而天